

泥沼火人

72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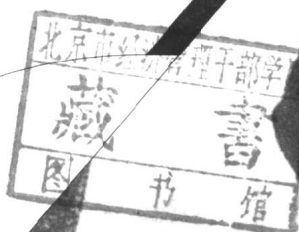
I247.55

1
:52

71912

泥沼火人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

72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⑦②

出版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发行：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73册）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移居与说明

在我准备移居美国、息交绝游的前一天，多年好友陈晓林兄赶来送行，素面相对，如平生欢。

至于这个系列中收入我的短篇武侠作品，亦有缘由：不写武侠小说久矣，忽然有香港出版社来商请出版旧作，想了一想之后，对白是：“长篇的不必出了，虽然写了极多，但不值得再版。中篇的和短篇的，可以整理一下，大概淘汰三分之一，出三分之二，其中倒也不乏颇有可观者。”

写小说，最早开始大量写的是武侠小说，除了武侠小说之外，几乎各种各样的小说都写过，觉得最难写的是武侠小说，所以就舍难取易，专写新类型的小说了。

武侠小说之中，长篇的多，中短篇的少，但创作中短篇的武侠小说，颇有兴趣，所以也写过不少。可以重新整理出版——中篇故事，颇合时代快速节奏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

卫斯理

一九九二年八月廿七日

临赴美前

自序

在超过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之中，不断在小说的取材方面，寻求新的变化——再没有比千篇一律的故事更闷人的了。在寻求的过程之中，有时会有“神来之笔”，有时苦苦思索之下，忽有所得。

很有趣的是，所得的效果好或坏，和得到的过程是这手拈来或是辛苦得来完全无关。一系列“非人协会”故事，就是随手偶得的，忽然想到了，写成了故事，怪诞莫名百分之一百幻想，可是故事却又十分热闹。

这个题材，可以一直写下去，但不知道写了什么，只写了六个故事，就没有继续。

一定有原因的，但真的不记得了。

重新整理出版时，回想当年写下这些故事时的情形，竟连片断都不记得，怅然良久，无可奈何。

卫斯理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 钻石花 | 38 连锁 |
| 2 地底奇人 | 39 愿望猴神 |
| 3 卫斯理与白素 | 40 迷藏 |
| 4 妖火 | 41 天书 |
| 5 真菌之毁灭 | 42 玩具 |
| 6 蓝血人 | 43 寻梦 |
| 7 回归悲剧 | 44 后备 |
| 8 蜂云 | 45 第二种人 |
| 9 奇门 | 46 盗墓 |
| 10 透明光 | 47 搜灵 |
| 11 真空密室之迷 | 48 茫点 |
| 12 沉船 | 49 神仙 |
| 13 地心洪炉 | 50 追龙 |
| 14 地图 | 51 洞天 |
| 15 不死药 | 52 活俑 |
| 16 规律 | 53 犀照 |
| 17 支离人 | 54 命运 |
| 18 贝壳 | 55 异宝 |
| 19 仙境 | 56 天人 |
| 20 访客 | 57 迷路 |
| 21 蛊惑 | 58 血咒 |
| 22 狐变 | 59 海异 |
| 23 老猫 | 60 宝狐 |
| 24 尸变 | 61 灵椅 |
| 25 笔友 | 62 奇缘 |
| 26 大厦 | 63 精怪 |
| 27 古声 | 64 鬼钟 |
| 28 换头记 | 65 妖偶 |
| 29 原子空间 | 66 魔像 |
| 30 红月亮 | 67 亚洲之鹰 |
| 31 鬼子 | 68 异军 |
| 32 新年 | 69 心变 |
| 33 魔磁 | 70 通神 |
| 34 影子 | 71 三千年死人 |
| 35 头发 | 72 泥沼火人 |
| 36 眼睛 | 73 鱼人 |
| 37 木炭 | |

主宰

—

时间又回到宝德教授才死去的那一年，也就是在阿尼密离开了那群穴居人的三十年之前。地点，仍然是“非人协会”在瑞士的那座古堡的大厅之中。再准确的时间，是在阿尼密讲完了宝德教授的事情之后，那个瘦长的会员说：“我也要推荐一个人入会——”

他讲完了这一句话之后，站了起来，搓着手，神情很紧张，然后，又坐了下去，看他的神情，像不知应该如何开始说才好。

其余几个会员都望着他，他们自然都知道，这个瘦长个子，是一个极其特出的人物，他的专长是他对植物的知识，他们也记得，当瘦长个子入会的时候，还是一个瘦削、黝黑，看来很害羞的小子，当海烈根先生带着他，走进这个大厅来的时候，他看来有点手足失措。当时，海烈根先生轻轻拍着他的肩头，像是在给他一种鼓励，然后，海烈根先生对大家，将这个羞怯的，看来有点神经质的瘦长小伙子，作了简单的介绍：“各位，这是史保，他有足够的资格，成为非人协会的会员，他的资格，是在于他对植物的了解，我其实并不知道他对植物的了解究竟有多么深，但是我可以断言，全世界所有的植物学家加起来的所有知识，还不及他对植物了解的十分之一。”

海烈根先生的介绍词是如此简短有力，再加上当时几个会员，对海烈根先生，有一种长辈的崇敬，是以尽管他

们有多少怀疑，也是毫无疑问地同意了史保的加入。

而史保当时的神情，他们也记得很清楚，他们起先以为，这个看来很羞怯的小伙子，在听了海烈根先生对他推崇备至的介绍之后，一定会谦虚几句的。谁知道当时，史保只是抿着嘴，看来有点腼腆地笑了一笑，完全没有半点客气的意思。

后来，在阿尼密加入之前，史保一直是最沉静的一个会员。当然，他并不像后来的阿尼密那样，几乎一句话也不说，可是他的确是相当沉静的一个人，只除了有一次，他在一次年会之中，大发脾气将总管训斥了一顿，那是他在大厅中，看到了一大瓶自花园中剪下来的玫瑰花之后，突然发作的，他的额上布满了青筋，严厉禁止总管以后再有同样的行为。那时，海烈根先生还在，事后他谈起，只是道：“史保太喜欢植物了，在他的心目中，植物的观念，和我们不相同，我们看来，只不过插一瓶玫瑰花，在他看来，和将一些婴儿的头，放在一起一样。”

海烈根先生当时的这番解释，其余几个会员，都很难明白，但当时的史保是真正的在发怒，倒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的，所以从那次以后，“非人协会”的那个古堡之中，所有的花瓶，全是空置的，绝没有鲜花插在其中。

这时候，史保说了他要推荐一个新会员，站起来，搓着手，又坐了下来，完全像是不知如何开口之际，几个老会员，都想起了他初入会时的情形来，范先生微笑着，道：“史保，只管说，我们已接受了一个还未出世的人，还有什么不可接受的？不论你推荐的人多么怪，说出来吧。”

史保先生的神态，看来更加羞涩了，他再次站了起来，双手比着人家全看不懂的手势，然后又坐了下去，这才道：“我……我要推荐的，……不是一个人。”每个会员都呆了一呆，范先生以老大哥对小弟弟的态度，首先道：“那也不要紧，我推荐的都加连农，实际上，只是一条鱼，不能算是一个人。”

范先生这样说，自然是想大厅中的气氛，变得轻松一点，但是他却并没有达到目的。

史保的神情，看来仍然很尴尬，而其余的人，也没有人出声。

史保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，喃喃地道：“我知道我这样做，太过分了一些，都加连农当然是人，未出世的人同样是人，可是我……我……”史保又抬起头来，望向各人。这时，尽管各人的心中很疑惑，但是每一个人的神情，却都是鼓励的，鼓励史保将他的推荐说出来。

史保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看来他镇定了许多，然后，又是一段短暂的沉默，他才道：“事情是在今年年初，我接受一项委托，重新整理巴西的橡树园。因为战争，西方国家无法再利用马来西亚的树胶，所以，他们想起了巴西的橡树园来，设法再度利用，我就接受了这项委托。”

史保已经开始了他的叙述，各会员都松了一口气，刚才他们真恐怕史保因为感到他自己的提议“太过分”了而不再说什么。

史保略顿了一顿，继续道：“我到了巴西，和巴西的内政部取得了联络，原来的橡胶树，都已经荒废了，我必须

从野生的树胶丛着手调查，最好能找到一大片能够立时采用的树胶，我们沿着亚马逊河，向上游走着，我有十足的把握，因为我熟知世界上所有植物的特性，和我同行的，是巴西内政部的一个官员，叫拉维兹。”



史保和拉维兹从一开始会面起，就不愉快，那不愉快，或许是由于史保看来一点也不特出的外表所造成，也或许是由于拉维兹那种官僚作风，当史保首次进入拉维兹的办公室之际，拉维兹穿着笔挺的名贵料子制成的服装，留着整齐的小胡子。

他打量着史保，用一种很客气的声调，道：“史保先生，对于巴西的原始森林，你知道多少？”

史保的回答很老实：“一无所知，拉维兹先生，事实上人类对于人类最好的伴侣植物，所知实在太少了，简直可以说一无所知。”

在听了史保的回答之后，拉维兹只是翻着白眼，事实上，拉维兹除了征歌逐色的生活之外，对于其他的任何知识，都是一片空白，他当然无法了解史保这种高度专门性的话。

拉维兹用手指抚摸着整齐的小胡子，道：“他们要找橡胶树，你想有希望么？”

史保的回答几乎是冰冷的，他道：“我们一定要找到它，战争用橡胶。”

拉维兹有点无可奈何，道：“好吧，我们什么时间出发？”

史保上下望了望拉维兹几眼，他的眼光，一定令得拉

维兹十分不舒服，史保道：“照我说，最好是今天，但我看你今天不能动身，那就只好明天了。”

史保的话，照拉维兹的情形来看，是想立即提出抗议的，但是史保却不让拉维兹有讲话的机会，他立时挥着手，道：“我的任务是尽快地找到橡胶，而你，拉维兹先生应该已接到了你上司的命令，你是拨给我指挥的人员之一，而我的命令是，明天早上七点集合出发。”

拉维兹给史保的那一番说话说得直翻眼，一句话也答不上来，过了半晌总算憋出了一个字来，道：“是。”

他们，史保和拉维兹，以及另外两个森林学家，和一些工作上的助手和向导，的确如期出发，可是在他们到达亚马逊河流域，沿河向上游走着，在第六天，史保早上起来，却发现所有的人，全不见了。

史保是睡在树上的，正如海烈根先生在推荐他人会时的介绍，史保对于植物，有极其特殊的感情，他曾经发表过好几篇有关“植物感情”的论文，但是却并没有引起生物学界太大的重视。每当夜晚，别人全睡在帐幕里，他就独自一个人，爬上树去，睡在树上，好像枝叶浓密的大树，是他的爱人，而他就像睡在爱人怀中那样甜蜜。

史保发现他的同行者全部失踪的那个早晨，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早上，由于史保睡在树上，阳光总是先照射到他，他也比常人早睡一些，通常，总是由他来叫醒其他人的，这一天早上，也和以往六天一样，他从树枝上坐起身来，迎着朝阳，深深地吸着气，只有和大树一起睡觉的人，才能体会到大树在清早时所发出的气息，是何等之清新可爱，然

后，他向下叫道：“每一个人都起身。”

他叫了两三声，开始攀下树来，当他攀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已经呆住了，他几乎是从七八尺高处直跌下来，跌在一大丛灌木之上，然后，他又立即挣扎着站了起来。

昨天，当夕阳西斜之际，他们是在这里扎营的，当他在树上，朦胧快睡去之际，他还曾听到拉维兹在唱着情歌，而篝火的火光，也在闪动着。

但是这时，他跌在灌木丛中，又挣扎站起身来之际，却一个人也见不到。不但是一个人也见不到，而且什么也没有了，营帐，行李，一切全不见了，就像是昨天晚上，根本只有他一个人到过这里一样。

史保呆呆地站着，事实上，他只是僵立着，他只觉得自己全身都僵硬而不能动弹。这是不可能的事，所有的人，所有的装备，全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
史保知道，拉维兹对他很不满，而其他的工作人员，由于他太心急要早点完成任务，在情绪上，也完全倾向于拉维兹那一边。而以巴西人的性格而论，所有的人，弃他而去，并不是不可能的事。

但是，那些人又用什么方法，将一切做得如此干净呢？就算他们在行动时，不发出任何声响，一切也不可能这样干净的！

在大树的草地上没有篝火的余烬。没有人践踏过的痕迹，没有搭营帐时打下木桩的洞，什么痕迹都没有，有的只是一片绿油油的草，沾着在阳光下闪耀，眩目晶莹如珍珠的露珠。

史保慢慢地跨出了灌木丛，小心不踏断树枝，然后，来到了草地上，伏了下来，将脸贴在柔嫩的草上，低声道：“告诉我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告诉我。”

他可以感到，他身下的青草，正在欢迎他，但是青草却不会出声，也无法告诉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史保又仰起头来，那株大树，他昨晚的“睡床”，就耸立在他身边的不远处，那是一株七叶树，至少有四十尺高，透过浓密的树叶，阳光看来像是无数的小亮点。

史保望着这株七叶树，喃喃地道：“告诉我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他站起身来，有点脚步踉跄地走向前，来到了树干旁，双手抱住了树干，七叶树的树皮起着很艺术化的皱纹，史保将耳朵紧贴在干上。

以往，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可以听到大树的“心跳声”，那是树干内无数输送细胞在活动，输送着水份和养料，到达每一个树梢末端时所发出的奇妙的声音，往常，这种植物的声音，已令他很满足了，但这时他显然觉得不够，他要那棵大七叶树回答他，究竟昨天晚上，发生了什么事。

他用力摇撼着树干，自然，那么高大的一株大树，史保根本不可能摇动它，可是当他用力摇撼的时候，树枝却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微黄而带有淡红色的四萼花瓣，却纷纷落了下来。

史保仰头向上看，轻柔润湿的花瓣，沾了他一脸，他并没有得到什么回答，但是昨晚究竟有什么变化，这株七叶树一定是知道的。

史保慢慢拂去沾在脸上的花瓣，又大声叫着拉维兹和他认识的人的名字，在那一刹那间，七叶树的树枝上，不但落下花瓣，而且，还洒下了对生的，掌状的复叶，所有飘落下来的树叶并不是枯萎了的，而是绿油油的。

史保感到一阵难过，他又摇撼着树干，有点情不自禁地嚷叫着，道：“好了！我知道你同情我的处境，既然你不能告诉我什么，我就只好自己去找答案了。”

他向前走出了两步，又转过身来，摊开手，道：“其实，你不必为我担心，我一个人可以生活得很好，而且，我快要找到我要找的东西了，昨天，我就发现了一大片井边小草，这不就是快找到大片橡胶树的证明么？我对他们讲过，他们不相信，他们根本不相信植物也有自己的世界，自己的组织，或许他们弃我而去，我的工作更容易进行一点。”

史保在对大七叶树讲了那番话之后，心情轻松了许多，的确，他一个人或者更好一些，虽然没有粮食，但那是难不倒史保的，他知道何种植物可以吃，也知道它们是什么味道”

他没有走出多远，就选择了一大丛结了实的人面子的果实，作为早餐，直到满口都是人面子那种略带苦涩的香味为止，然后，他继续照原定的途径前进，几乎肯定了拉维兹那一伙人，是弃他而去的逃兵了。

史保的中餐，是一顿丰富的“植物大餐”，包括了一束裙带豆，十颗三叶通草的果实——厚皮已经裂开了，现出洁白的果瓣，香甜可口，和一些山胡桃。

这一天，到天色又黑下来之际，他又发现了一大丛井

边小草，鸡足状的长叶的两边，已经结满了孢子，这种低级植物，是橡胶树，尤其是巴西护摸树林了。

那天晚上，他又爬上了一株大树，这次，他选择了一株枝干散发着异样清香的金松作为他的睡床。

睡在树上，史保往往是酣睡到天明的，可是当天晚上，当他醒过来时，天却没有亮，史保第一个念头，是想看一看表，弄清楚是什么时间，可是一转念间，他却一动也没有动。因为四周围的一切，是如此之静，如此之黑，在黑暗中向前看，什么也分辨不清，也正由于四周围是如此之静，所以史保可以听到平时听不到的许多发自树木内部的奇妙的声响。

那种平常人根本觉察不到的声音，在史保听来，就像是最美妙的交响乐一样，他实在不想有任何动作，来破坏他对这些美妙音响的欣赏。

他又闭上了眼睛，可是几乎是立即地，他觉出事情有点不对头了。

所有的声响，是如此之强烈，那是不应该的，植物也需要休息，这种强烈的音响，证明在四周围所有的植物，全在尽它们的一切可能在生长，运动，在这种夜晚，那是不应该有的事情，这种情形，只有在大旱之后，忽然有了水份之后，才应该出现，有过种花经验的人，或者都知道，当花叶干瘪，蜷缩之后，淋下水去，不消半小时，花叶就会挺立，但是有多少人知道，植物的内部，在这半小时之间，是经过了儿许剧烈的运动，才能使软垂的叶子又恢复挺立的？